

## 文化传统与当下

### 【文朋诗友】

## 书香

□ 张庆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宋朝名画《观琴图》，画中正面对琴者为宋徽宗赵佶，两旁侍坐着两名观琴者，一名书童侍立一旁，徽宗右手边几案上一炉文香袅袅缭绕。一名书童、一炉文香巧妙地暗喻出观琴的地点是在书房。宋朝时兴读书焚香，既可计算时间，又可平添情趣。《观琴图》中侍坐穿红衣者，据专家考证为当朝太师蔡京。据传蔡京就酷爱读书焚香，有客人来访，他从不急着见面，而是让书童关上所有的门窗后开始焚香，最后打开客厅的北窗，这样客厅里就会香雾缭绕，香气弥漫。有了皇帝和重臣的推崇，宋朝读书焚香大行其道。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把读书人家称作书香世家。

近日收到了张杰老师寄来的他新近出版的《八旬回眸》一书，深深被他以耄耋之年坚持读书、笔耕不辍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张杰老师算是山东师范教育界的前辈，他早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长达60年。曾参与创办了济南师范专科学校、泰安师范专科学校和山东服装学院。

我初识张杰老师是1982年8月在青岛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讲习班上。讲习班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山东省文联承办，省文联又从省内部分高校抽调了部分人员筹办会务。我跟着张杰老师负责讲习老师的接待工作。张杰老师当时是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副教授。一米八多的魁梧身材，腰板挺得笔直，面容和善，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声音洪亮，站在走廊上哈哈一笑，似乎全楼都能听得见。那次讲习班前后只有短短二十多天，但来讲习的老师却是名家荟萃——有诗人臧克家，作家徐迟、马识途、高晓声，美学家王朝文，红学家李希凡，还有著名学者田仲济、萧涤非等等。

相处时间虽然不长，我却与张杰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自那以后常有书信来往，张杰老师回信总是认真细致，并常教导我多读书、读好书、做好人。他回信中的几句打油诗我至今记忆犹新：“人生常苦短，转眼是百年。闲来勤读书，道理多提炼。工作知勤奋，生活趋平淡。不求大功业，莫羨高官衔。”张杰老师作为一个良师益友的这些朴实的道理定让我受用终身。

张杰老师在繁重的教务和教学之余，喜欢写文章，孜孜不倦，这些年先后出版了《现代三作家论集》、《中国现代女作家论》、《高兰评传》、《春风桃李忆吾师》、《翘首东海忆故人》、《张杰回忆散文》等论著，好评如潮。

前几天致电张杰老师，表达对赠书的谢意。问起张杰老师的起居，他以82岁的高龄仍借助放大镜每天孜孜读书数小时。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多年秉承了读书焚香的习惯，问起缘由，他哈哈大笑说：“我是地主出身，父亲是读书人，我家是正宗的书香门第。”



## 国学是活的

国学不是死人的学问，如果像解剖尸体一样进行研究，就会失去学术活态，再漂亮的经典也成了死学，死学即死穴。穿上长袍马褂，国学便被装进了棺槨，是真的，但不是活的。

□ 徐宏力

我让学生读《周易》，他看我的眼神像观察出土文物，精细而好奇。“算命很荒唐，对吧？”我问，他没回答，我知道说到点子了。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周易》，有人曾说，我国学校校训之最佳者，当推清华大学的校训，因为它表述的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清华前辈挑了又挑，拣了有拣，选了又选，从博大精深典籍中，抠出来最要紧的八个字。一位清华毕业留校的教授后来当了校领导，他说，年轻的时候对“自强不息”体会得深，年龄大了对“厚德载物”体会得深，这八个字指导了自己的一生。听了我的介绍，弟子的眼睛亮了，眉间皱纹舒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知道他在努力，甚至吃力地读《周易》，我喜欢一根筋的学生，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

喜欢使巧劲儿，不喜欢使蛮劲。“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跟先贤圣哲学习，比跟我学强。从上古伏羲画卦，到中古的文王演周易，再到近古的孔子做传，这本奇书写了两千多年，功底深着呢。

其实当老师挺容易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然后就可以喝茶了；清醒的学生比我们聪明，一代胜过一代，否则，社会便无法进步。教授的责任就是防止学生犯糊涂。反过来想想，当老师也不容易，难得到那句合适的话，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听力。老师的话这个弟子听着顺耳，另一个就可能听着耳堵。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抽象为两个关键字：一个是“易”，纵向求变；一个是“和”，横向求融。自强不息讲“易”，要发展；厚德载物讲“和”，要包容。包容是因，发展是果。包容性强，喜欢吸收有益的东西，就能发展。杂食的孩子长

个儿、长肉，也长脑子，如果少年发育不良，“小老样”，肠胃功能大多虚弱。

国学与时俱进的特征可以用《周易》的“易”字来概括，“生生不已之谓易”。古人用字俭省，因为那时没有纸笔，更没电脑，要在竹片、龟甲、兽骨上刻字，这文化活儿却是麻烦事。但《周易》的作者不烦，用了两个“生”字，第一个说“生存”强势，第二个说“再生”强力。国学不是死人的学问，如果像解剖尸体一样进行研究，就会失去学术活态，再漂亮的经典也成了死学，死学即死穴。穿上长袍马褂，国学便被装进了棺槨，是真的，但不是活的。“返本开新”是条活路，从生存焦虑走向发展躁动，解决了发展问题，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通变则久”，世界上永远不变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变”。有些海外汉学家把《周易》书名翻译成“变化之学”，

这便看到了本质。任继愈先生视文化为流水，既有继生性，也有再生性。过去是源，现在是流，未来是流向。人不可能两次蹚过同一条河流，当你再次过河时，先前的河水已经入海。国学的本质特征就是重塑，普世通过个性展开，永恒通过变体运行。那些已经形成的结论，还要不断再形成，每一次结论都是再结论的前提。宋明理学包含着佛学内容，不能因为释迦牟尼是印度王子，就否认朱熹做的是中国学问，如果孔子活到宋朝，也不会像先秦那样说话。

从词性上看，国学是名词，从内容上看，国学是动词。求变是正宗国学，不变是腐儒国学。“新国学”中的“新”字只有强调作用，如果我们接受过程国学的看法，“新”字也可去掉。只要是真国学，就一定是新的。仅仅重视静态的历史，认识的局限就多，不重视动态的过程，看法本身就有局限。



##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如果说孔子的生态意识只是要求有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的话，那么战国时代的儒家人物如孟子、荀子等则主张生态系统的平衡。

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乐天知命”都是指这种天人合一之境。其二，天人合一是指人类群体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前者所说的天是德性之天，义理之天，后者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但无论是个体生命中的天人合一，还是人类群体与自然意义的天人合一，天都是人类生命的最终根源和最后归宿，人要顺天、应天、法天、效天、最终参天，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通的。

前一个天人合一与我们所说的生态意识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暂且不论。后一个天人合一则含有大量的生态智慧，很值得我们去发掘、整理，以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都认为，人及其世界的一切都是天地创生的，人来源于天地，源于自然。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百物生焉”当然人在其中。《易传》也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乾指的是天，坤指的是地，乾成就万物之始，坤成就万物之生，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由天地创生而来的。荀子说得更加明确，“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在儒家看来，自然界不是一片混沌，而是井然有序有机系统。天地既是人与万物创生者，又是人与万物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场所，人最终源于自然。

儒家认为，天地创生人类，创生了万物，在万物之中，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界有了人，自然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易传》也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大德，上天有好生之德，因而人作为万物之灵，应当尊重、爱惜一

切生命。依儒家观点，一切生命都是天地之道的呈现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命与蚂蚁的生命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马棚失火，孔子之所以问“伤人乎？不问马”，其故恰恰在于马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哪怕是奴隶的生命相比，可谓无足轻重。在这一点上，儒家与佛教徒区别开来。佛教主张素食，不杀生，儒家认为，如果将这种理论充类至尽即推至极致，那么人类只有都变为蚯蚓才能做得到。不过现在生物学知识告诉人们，即使做了蚯蚓也办不到，因为蚯蚓的食物也是生物，土壤中的微生物而已。

如果说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平衡是不自觉的话，那么人有责任、更有义务将这种盲目的、不自觉的生态平衡转变为自觉的生态平衡或者自觉地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儒家认为人这样做就是不顺天而行。孔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而不用网具断流捕鱼，射鸟而不射杀归宿之鸟，这说明孔子对生物不会赶尽杀绝，而是给生物以生路，更不会对他生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进行偷袭。“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伤其类也。”刳胎杀夭、竭泽涸渔、覆巢毁卵等都是对生物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不过孔子没有将此仅仅停留在生态层面，而是上升到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待此类事件，认为这种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行为是国家、民族不祥之兆，故“君子伤其类”。

如果说孔子的生态意识只是要求有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的话，那么战国时代的儒

家人物如孟子、荀子等则主张生态系统的平衡。《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从孔子不主张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到孟子的如何才能实现生态资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儒家的生态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而荀子对此的论述更加具体，他明确告诉人们，斧斤什么时候不可入山林，数罟什么时候不能入湖泊江河，怎样才能称为不违农时。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鼉鱼鳖鳧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今天的生态灾难，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过度贪欲而滥杀滥伐、无节制开发的结果。

1988年1月，当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少学者对此发出质疑，其实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孔子，不仅仅是孔子那一个人，而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是儒家文化传统的代表。就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含有深刻的智慧，很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去思索。



□ 颜炳罡

天人合一是当代社会颇为流行的学术术语。这一学术术语之所以广为流行，是因为这一观念既显示出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又显示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特有方法，总之，这一术语代表或体现了中国性。而在中国，首先提出这一观念并加以系统阐述的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在儒家那里，天人合一主要有两个向度：其一，由个体而达成的与天合一。这里的天人合一是指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可以通过自身德性修养、践履而上契天道，进而实现“上下与天地合流”或“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易传》所谓